

網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項籍屠咸陽

沛公謝羽

樊噲語項羽

繇同戊。起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

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今河南河南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沛公

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

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

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明者諒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書

忽震蕩之勢。如雷。雷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目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

視沛公真端獨之比。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目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

無內納。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希。水名在西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

門。在戲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見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腰伯

入。見沛公。公奉卮酒。支。飲酒為壽。上酒曰。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

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

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

目羽。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示之者三。示以當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

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

闖上聲。干也。直入。瞋反。目視羽。瞋怒而頭髮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瓶肩。噲立飲。暗

所以蔽身。行日。直入。瞋反。目視羽。瞋怒而頭髮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瓶肩。噲立飲。暗

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

王之。見八卷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次。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趨同。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

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

濯去破玉斗曰唉在賢汝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山關險阻帶河河渭四塞之地四面有山河之固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夜行耳韓生退

曰人言楚人沐猴也。獼猴也。而冠。冠以喻楚人性躁。貫。獼猴不耐久躁。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正齊陳氏曰項氏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不可以逆定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街中之陰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詭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天下之為沛公者可

註音詩國風新臺

盡殺耶之篇離麗也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懷王者

吾家所立耳。非有攻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先都彭城。今
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
目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南
綱立沛公為漢王。目項羽與范增疑沛
五霸反。今
湖廣郴州。
綱二月。項籍自立。

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今四川重慶府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今陝西漢中府都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即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章即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徙魏王豹

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為西楚王立申陽為河南王司馬卬為殷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共敖為衡山王
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綱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王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

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繼於一人之下而信仲於萬乘之上者

[illegible]

道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渡。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養民以致賢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張良復歸漢

韓信為大將

蕭何給軍食

奇食亭長

乞食漂母

受辱少年

國士無雙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夫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宜哉

綱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就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却走之因留市不令平之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

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見上卷有眾數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北齊與濟越擊楚大破其軍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去歸漢良不歸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心為韓而已矣

目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諒行微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卬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書給軍食未有

何特筆也漢之蕭何為之目初淮陰今江南人韓信家貧無行數朔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亭長在淮安府城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謂早炊食於其腹蓐也蓐蕭席食時信往不為聲去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漂去聲母見其

飢而飯返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猶言公子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眾辱之曰若也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誇上聲也下於是信熟視之俛俯出

胯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去聲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嬰侯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

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見上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

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王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韓信登壇
之對

張良遺書
項王
獨受人
之名

緩兵上策

當就死以
報母

能懋懋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

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

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韓仁。疆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

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聲。因去。恐。巧。去。聲。此。叱。策。去。聲。千人皆

廢也。然不能任屬託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和。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平。徹。忍不

能予。利。圖。剛。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見。上。而。都。彭。城。見。上。遂。義。帝。置。江

南。上。兄。同。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寔。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雍。王。邯。塞。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阮秦卒。惟此三人得脫。卷。上。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雖。上。而。楚。疆。以。咸。王。之

卷。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本。卷。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卷。上。秦。民。無。不。恨。者。今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而。定。也。言。不。足。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諸。將。留。蕭。何。收

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邯。都。今。陝。西。西。王。至。咸。陽。今。西。安。府。欣。翳

皆降。張良遺書。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屏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

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人之名也。

須。漢。曰。子。房。妙。處。在。道。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緩。兵。之。上。策。矣。

綱。王陵以兵屬漢。目。陵。沛。今。江。南。徐。人。聚。黨。居。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

聲。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大。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

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視

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况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為功名而臨親於死獨何益哉徐庶見

思哉二六卷

綱丙申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明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

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籍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幸徇己私義帝不能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綱項籍使人趣義帝行自彭城徙江南其大臣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弑擊殺之江中綱漢王如陝今河南河陝南府陝州撫關外父老

十一月漢王還都櫟陽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名萬年城**綱**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綱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目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也烹牲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字平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

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大馬印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無功也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去聲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諫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

即拜都尉使參乘見十六卷典也護軍諸將盡謹歡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居家時嘗盜其嫂按史記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嫌平之

棄之觀此則盜嫂之事誣平也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召讓責魏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子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柱而死考已殷高宗子有考行事親一夜五起母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去聲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乎平曰魏王不能用平

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而佐刺船人其無有乃止刺音戚船行也

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而佐刺船人其無有乃止刺音戚船行也

漢王為義帝發喪

董公過說

漢王雖水之戰

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自漢王至洛陽今河南河南新鄉縣新城名三老鄉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董公遮說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作殺下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去聲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庸齊許氏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而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西山真氏曰不曰幸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弑義帝者詞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辭命氣象

綱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通誅逐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

后皆為所虜豈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兵凡五

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

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見上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

入穀泗二水皆在彭城雖水在彭城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見八卷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問謀往

從微道從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周於下邑今河南開封府夏邑縣收其兵

致堂胡氏曰鹽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遂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

漢高帝

四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隨何使九江

漢取荊倉粟

蕭何守關中

深得萃澳之義

韓信擊魏

則宜亟還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我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凡使稱名不辱命**目**初項王擊齊徵召九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黥布九江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祝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平聲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名隨何請使王遣之

綱五月漢王至滎陽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目**王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附者傳者也未傳謂未著名籍給悉詣也至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如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屬連也之河以取救倉粟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皇置太倉於此故名救倉魏王豹叛漢如街道是為甬道

綱漢王還櫟陽見上立子盈為太子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位德乃能首建**綱**關中饑人相食漢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飢人相食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明漢之業亦殆矣哉然則蕭何之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

綱易之萃渙皆云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目**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深得萃渙之義矣假音格至也

綱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運漕水調去兵以給軍未嘗乏絕綱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目**漢使酈生酈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基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乳尚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韓信破趙

李左車說
陳餘

陳餘義兵
出背水陣

李左車說
韓信

趙王而信夏說守代趙今北直真定府冀州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目韓信

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那今直隸真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請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今井

陘之道車不得方也並執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諫道微絕其輜支重載衣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大將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

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諫視聞謀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思夜半傳發

傳令使發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軍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

易之令裨度將副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食也謂立駐傳餐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草水陣水綿蔓水也在

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聞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

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

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

將皆走尚可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

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

疲其寔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

兵北首向也燕路而遣辯士奉捧書於燕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

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寔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順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隨何說黔布

劉元城論圍棋

趣刻印

是月晦日食。綱十一月晦日食。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法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

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

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

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見上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

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見上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

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見上而殺義帝。見上也。今漢王收諸

侯。守滎陽。見上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

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往傳舍。見上方急

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諜行。與何

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先上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帷御服。飲食飲從官。皆如漢王

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皋。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

劉元誠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先後著為先著。故敗。昔有高

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帷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

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比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

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為利害。所昏故藉旁人指之耳。若低棋

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此。梁武帝見三

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過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梁武帝見三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罷卒事不書書未目楚數期。侵奪漢甬道。見上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

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

鄉。向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

為大王籌之。借前王所食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

借箸籌策
趣銷印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陳平請行
間

范增一愚
老人
不及十三
歲兒

入殷發粟散財歸馬放牛示不復用見二卷二十七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復屈而從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步○食在罵曰豎儒幾敗而汝公日謂事令平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寔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寔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寔禍也秦之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敵未定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覺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覺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急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也○耳餘說陳涉立六國見八卷○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下莊刺虎史記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下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鬪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寔惠王從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敵見八卷○伐趙之役見上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

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不咽曰鯁世以蹇蹇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之臣亞父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鍾離昧未

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諫○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

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見上急漢王請和

羽使至漢陳平為太宰牛曰太宰具也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粗也具進使歸以報羽大

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情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微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肯廣武外黃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范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俱見下

漢王走八

韓信誑楚

轅生說漢

王

漢王走渡河

酈生請據成倉

彭越燒楚積聚

外黃舍人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去聲軍成皋。**目**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

光也。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十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

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在陝西商州

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見上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

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

雙湖胡氏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一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也哉。
註 三傑張良蕭何

韓信雍齒見十卷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城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目**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

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今河南

鞏縣。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見上天下轉輸。運糧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

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杭山名。在河南懷慶

府城之道。距蜚狐之口。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守白馬之津。即連陽津。在直隸大名府清縣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

謀取敖倉。**目**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八月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

典書襲取莽。輿重曹操。中興見十九卷。書破紹輿重皆特筆也。曹操見二十六卷。**目**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

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目**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目**彭越下

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皋。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開封府杞縣圍外黃。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

抗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

下之○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

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

有倍約之名○見上有弑義帝之負○見上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人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

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俱見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

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刺徹○後避武帝諱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諜使○下之○實有詔止將

軍乎且酈生一士伏也○軾掉○追動也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

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戊戌○西楚四年冬十月漢韓信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今山東萊州漢王復取成皋與楚皆軍廣武

目漢數挑上楚戰○挑動楚戰猶古之致師曹咎不出○項羽使曹咎守成皋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在成皋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教倉之西就教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

相守楚食少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先是太公為楚所獲見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也俱北面受命

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也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

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挑身獨戰不決雌雄母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上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見上矯殺卿子冠軍罪二○見上卷救趙不報而擅

劫諸侯入關罪三○既破秦軍不報命懷王而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俱見詐阮

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見上卷王諸將善地而使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俱見使人

王諸將善地而使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俱見使人

漢高帝

傷胃捫足

帝王處變上策

淮水震沙

躡足附耳 假王真王 解衣推食 蒯徹說韓信

陰殺義帝江南罪九見上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一羽大怒伏弩射石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去聲指因病創傷也卧張良強請起行勞去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泉

雪航趙氏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當見楚漢爭雄項王屬太公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國成皋置太公於組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入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漢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劉季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天子禮樂教化之主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漢祖良心其斷刑甚矣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世之上策不在是乎

綱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疽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目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見上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淮水山

東青州府諸城而陳陣信夜令平人囊沙以囊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府莒州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綱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見上留四日復去聲如廣武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篇書潁川盜起帝還宮二十卷光武見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目韓信使人言於漢王

曰齊偽許多變反復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也來乃自立耶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去聲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

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下衣我推食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信親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向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倍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

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向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倍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

漢初為算賦
不以背約累漢王

不急救父
韓信背約
養虎遺患

韓信彭越
期會不至

衛曰楚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謂之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綱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王治江南揚州江都縣綱漢初為算賦綱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綱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綱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定請而綱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韓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綱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聲患也王從之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綱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該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綱書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易為書誘歸功賈也項籍何以綱籍負弑君之罪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綱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

漢軍四面
皆楚歌

項羽不渡
烏江

魯城弦誦
之聲

漢王將將
之能

破之漢王復堅壁軍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問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即壽州見上卷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

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杭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離音追關音關歌終也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當夜潰會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南和州城西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台工聲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

今鳳陽府定遠縣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謂其騎曰何如

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城北亭長見八卷攬以船待附船也攬船附船著岸也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

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山名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

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綱王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蓋尤不可及矣若夫信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